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 部 讀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0.60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3}{8}$ · 字数 97,000

1964年9月第一版 1964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47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今年 3 月，已經知道有五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意大利共产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3 月的材料，共計十七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路易吉·隆哥在米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省大会上的演说: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问题.....	1
路易吉·隆哥: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会谈.....	5
意共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26 日会议通过的第二项决议:	
让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革新原则的基础上前进.....	12
贾恩卡洛·巴叶塔在意共中央 1963 年 7 月全会上	
的报告.....	1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我们将前进,我们将不后退.....	3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团结与辩论.....	37
马里奥·阿利卡塔:	
关于中国的信件.....	4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关于禁止原子爆炸的协定.....	46
马里奥·阿利卡塔:	
关于中国的另一些信件.....	52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反对教条主义,争取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56

朱利亚諾·巴叶塔:	
关于某些捏造.....	62
魯契亞諾·格魯皮:	
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65
附: 格魯皮給意大利《再生》周刊的信	70
意共中央 1963 年 10 月 24 日會議決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进展和团结.....	72
朱塞佩·博法:	
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貿易情况.....	103
路易吉·隆哥:	
苏联共产党的斗争的世界作用和意义.....	107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在南斯拉夫的訪問.....	127
陶里亚蒂在意共第五次全国會議上的講話(节譯).....	132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 的团结问题

路易吉·隆哥在米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
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省大会上的演说

隆哥开始时驳斥了中国同志们的这些说法：他们说他们始终希望通过直接的磋商解决各党之间的分歧；始终反对“把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由于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态度而被迫进行公开论战。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如此，中国同志长期以来进行着影射的论战，这就引起了混乱，使得无法明确地确定责任，使得回答很难，因为回答也必须玩弄字眼和用晦涩的提法。而且，当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在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会议之后采取明确态度时，情况还是如此。

关于苏联提出的停止攻击和论战的建议，中国同志始终是在口头上支持，但以后总是继续执行同样的路线，加强他们的谴责，从而使分歧公开在所有人的眼前。因此，工人党内有必要展开一次由全体党员参加的明确的辩论，这一辩论应民主地和本着负责精神来进行：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所选择的道路，我们认为我们是以最好的方式采取了行动。

这只不过是有关是谁开始论战的问题，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重要得多的是，中国方面以尖刻、敌视的语调进行了辩论。

中国同志突出之处，是他们的谴责很严重，往往变成了纯粹的诽谤，侮辱兄弟党的领导人，忘记了尊重别人和兄弟友谊的一

切意义。而苏共作回答和我們作回答时所用的語調，則始終是大不相同的，是怀着尊重和尊敬的。

語調的不同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人們对待这些問題不同的精神状态，但也表明了对于希望达到的結果的不同考虑。赫魯曉夫同志几次提出停止論战。中国同志仅仅支持举行一次会談的建議，但是同时，他們拟訂了著名的供討論用的“二十五点”信件，这是一份以进攻性和誹謗性的語調編写的真正的起訴书。更严重的是，在已經召开的會議討論这“二十五点”之前，它便已被譯成各种文字发表了，送往了所有的国家。因此，中国同志怎么能說他們“始終反对把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呢？

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同志們还企图在各党内掀起旨在要求不待苏联答复就公布和立即討論“二十五点”信件的运动，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这封信是致苏共的，也因为它的譴責是严重的；在答复的同时发表这封信的做法，才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这同不容許进行可能破坏兄弟党之間团结的一切行动的八十一个党會議的決議，怎么能相容呢？正如人們看到的，中国同志相反是在进行一种派別活动，我們在意大利也有过这种例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6月14日发表的，过了不几天，一夥情况不清楚的同志給我們的組織散发了一封信，信里指責党的領導人不发表中国的文件。这封信是在北京編写它的文件之后十天散发的。显然这封請願书的作者是了解这种情况的，至于我們，即使我們当时願意发表这“二十五点”信，也不能发表，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抄本。人們从未給我們寄过，直到昨天，我們弄到的一份还是我們不知道是否确切的英文稿。

中国同志为了他們的派別目的，利用了与意共无关的、被开除或从未入过党的人，这些人是随时准备进行一切挑畔嘗試的。中国同志說，他們希望同“意共党内或党外”的所有馬克思列宁

主义者进行接触；事实上，他們表明，照他們来看，意共不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組織。中国同志自以为有权决定哪一个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哪一个不是，而不管这些党的历史、它的斗争，好象一切都是从今天才开始似的。

于是，隆哥談到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进行的一项具体的指責：指責它不发表中共的信，因为这封信“燙人”，因为它包含着我們不能反駁的指責，因为人們想阻止在党内进行的自由討論。隆哥說，这是目的在于瓦解我們的队伍的无根据和別有用心的論据。說它无根据是因为，恰恰是我們党曾經主张进行最广泛的討論。意共曾发表了八十一个党會議上的各个发言，曾不顾《人民日报》的指責的分寸和它的誹謗性质而发表了它攻击陶里亚蒂同志的文章全文，并且发表了关于正在进行辯論的問題的小册子。至于“二十五点”信件，我們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报道了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但当我們得到这一文件时，出于政治原因，我們沒有立即单独发表中国同志的信。虽然我們不对正在进行的莫斯科会談可能达成的結果抱有幻想，但我們不願意——甚至在会談开始之前——增添这样一个虽則微小但却可能妨碍会談发展和取得結果的因素。此外，我們认为，把中共的指責同苏共的答复同时发表，以便同志們能掌握全面材料，是正确的。

隆哥說，同志們現在了解了爭執的基本点是：（1）避免战争、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2）各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遵循的革命发展道路。1960年在莫斯科已經研究了这两个問題，中国同志也同意了有关的決議，然而今天他們却指責苏共和其他党不忠于当时的決議。譬如，八十一个党決議說：“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合理的原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現在，中国同志不否认这一提法，却指責人們根据这一路綫所作的事情。还有，八十一个党決議說：“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

免的”，中国同志不对执行这一政策中发生的具体事实进行深入研究，反而指責全部政策是“幻想”，他們把它看作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此外，中国同志說帝国主义是“紙老虎”，但他們却又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低估了和平的力量。

所有的同志还知道一些对我们党进行的指責：进行改良主义的抱幻想的活动。事实上，我們反对垄断組織和建立一个新的历史性集团的政策，是符合莫斯科決議的路綫的，因为決議指出，反垄断資本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首要任务，決議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不认为，革命道路应当經過战争”。选择这种或那种社会秩序是“每个国家人民的不可轉让的权利”。

隆哥最后說，尽管有爭执和这种爭执所达到的激烈程度，但我們深信，目前的形势能够而且應該得到克服，因为团结我們的东西無論如何比目前分裂我們的东西更要强大和重要。也許我們应当本着責任感在尽可能尊重每个党自主的情况下找到各党之間团结的新形式，作为首先要求放弃領導国和領導党理論的我們，是格外重視这种責任感的。在各党之間和各个党内負責任、民主和交流思想，就是一条道路，沿着这条路就能向着維護和巩固团结的方向前进。

（譯自1963年7月16日意大利《团结报》）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的会谈

路易吉·隆哥

当人们宣布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于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歧时，所有共产党人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心目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希望。

不幸，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还在会谈前夕，中国同志就不是把有分歧的问题留待这次会谈时讨论，而是重新公开地、更加激烈地提出了他们的指责，特别是针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在他们中间加紧进行不可容许的分裂活动，把包括所谓二十五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加以发表并在各国散发，使这种活动达到顶点。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苏联同志最初认为，不发表这封信是有益的。因为信里所包含的指责的严重性需要给予回答，而要是回答就不能不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分歧，并且不利于莫斯科会谈本身；另一方面，这次会谈恰恰是处理那些提出来的问题的最好和最适当的场所。我们党也是这样看的，它没有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中国的信件，因为它打算用这种方法来重新表明它的如下立场：不管怎么样，分歧能够而且应该由党的代表通过正常的讨论途径并且根据1957和1960年莫斯科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来处理。

预定的苏联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的会谈在7月5日开始。

不幸，直到現在所得到的关于两个代表团会談的消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更加耐人寻味和令人不安的是，苏联同志原来宁願不立即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和它自己的答复，然后又认为可以在两个代表团会談期間发表这两个文件。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說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同志失去了可以至少在目前获致某些积极結果的任何希望。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是在哪些問題上进行尖刻的攻击的。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的問題，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关于这些問題，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在两次国际會議上进行了广泛和深刻的討論，并且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中国同志也在結論上签了字。此后，每一个党，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通过各自的研究和創造工作，努力来丰富和在实际上执行这些总的結論。至于我們，我們认为，我們在这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根据集体确定的总方針，制訂并且深化了我們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中国同志在签署了莫斯科国际會議的結論之后，現在不敢正式推翻这些結論，相反却硬說他們自己是遵循这些結論的，但是他們歪曲这些結論的真实意义，并且事实上他們只是重申我們的运动在其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所制定的一般方針和原則，而不考虑現时代的特点。他們以同样的方法只是列举工人階級最共同的任务，并且把这些任务同每个运动的特殊任务对立起来，而不去考虑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現有的力量对比，同其他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建立联盟的現實可能性，并使眼前的和遙远的斗争目标与之相适应。

中国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們在对原則、方針和共同決議冠冕堂皇地表示尊重之后，接着事实上就加以否定，他們譴責对这

些原則、方針和共同決議的任何實施，把這種實施誹謗為“出賣”世界革命的利益，“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甚至“發現”一些有巨大的不容置辯的革命功績的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人對帝國主義的所謂效勞。從這樣任意把理論和實踐割裂、把一般和具體割裂出發，中國同志認為可以由他們徒勞無益地用重複革命詞句和一再表示革命意向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教導以及這些原則和教導所啟示的國際決議的正確運用，而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把革命詞句和革命意向真正地同有待改造的現實聯繫起來。

蘇共二十大以及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兩次莫斯科會議，從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出發，在現實地估計了世界力量的對比之後，得出如下的結論：雖然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發生戰爭的危險並沒有消除，但是由於熱核武器能毀滅整個洲，考慮到一場原子戰爭對任何發動原子戰爭的人和被捲入這場戰爭的人所具有的自殺性質以及國際上業已改變的新的力量對比，這種危險是能夠而且應該避免的。

目前的國際新形勢，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外交行動來加以利用，並通過群眾的鬥爭來迫使帝國主義接受和平共處政策，這種政策事實上將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得到另一種安排，把戰爭排除於國與國之間競爭手段之外，並為各國人民在和平中走向民族和社會的徹底解放提供種種新的可能性。

蘇聯一貫竭力堅持奉行這一保卫和平與和平共處的政策，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奉行這一政策，而中國同志特別把這種政策作為攻擊對象。他們認為，這種政策只是幻想，而且是革命鬥爭的障礙。他們不相信有可能束縛帝國主義集團、防止它們發動一次新的世界大戰。這樣，他們就表明他們過高估計帝國

主义的力量——尽管他們在“紙老虎”的問題上大談特談，过低估計工人和人民力量的動員和斗争的可能性——尽管他們为了論战的目的对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頌揚备至。对中国同志來說，原子彈似乎也是“紙老虎”。他們說，原子彈是毫不可怕的。無論如何，即使在一場战争中，胜利的将是各国人民，而且他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廢墟上，将会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

我們认为，这种意見不仅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根本背道而馳的，而且是任何劳动人民和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某些最猖獗的帝国主义集团甚至可能瘋狂地訴諸原子武器，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将有一切权利，甚至在帝国主义者所选择的这个方面，予以最坚决和最沉重的回击。但是，肯定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职责是不忽視任何事情，以便不致于达到这种地步；相反地，他們的职责是竭尽所能来使这样的情况永远被排除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之外。

鉴于意大利的形势和我們斗争的要求，我們認識到，共处政策和緩局势政策不仅應該是意大利国际政策的基础，而且應該是我們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利于和平和緩的事情，也有利于我国的民主发展，促进人民朝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前进。我們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观点，我們为爭取劳动人民的社会和經濟利益、为爭取实现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从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的这一認識出发的；应当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主改革，这种改革在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資产阶级各阶层的生活条件的同时，有助于建成反壟断的广泛战綫，从而能从事繼續不断的斗争，力求对国家进行革新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加以改造。当然，只有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才能实现我們的政治路綫，这就是我們全部思想的坚定不移之

点,这不仅載明在我們的文件中,而且体現在党的全部日常具体活动中。

中国同志正是反对我們的这个观点,他們歪曲我們的經典著作的原則和学說,无視莫斯科的各项決議,甚至不想了解我們党进行斗争的具体条件,并且对我們发动了极其刻薄和毫无道理的指責,硬說我們是机会主义,是放弃革命斗争。他們以革命的名义譴責在我們的具体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把我們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他們提出的那种政策会使我們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階級喪失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盟,而只有这种广泛的联盟才能使工人階級展开和胜利地推进反对垄断資本集团統治和資本主义的斗争。

关于中国同志在我們同他們有分歧的理論、政策和行动問題上进行的其他各种指責和誣蔑,我們可以作同样的論述。中国同志对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段落妄加推論、断章取义和作出錯誤的解释,据此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所包含的主要論点对立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各党的内部进行分裂活动。

目前,他們特別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运动和党下功夫。他們甚至硬說,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矛盾。中国同志认为,这样提出問題,就能够对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施展影响。但是,如果接受了中国同志的这种立場,那么只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階級之外——既孤立于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之外,又孤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之外。然而,列宁主义学說的根本的一点是,只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证每一个人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保证民族解放运动进展的一个条件是它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以

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牢固的团结和合作，而共产党人是首先預見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的，而且想尽种种办法来鼓动民族解放运动并給它指明方向。

怎样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在我們这个时代的根本問題上的方針、指責和派系活动呢？是他們脱离现实么？是他們对和平与革命的問題采取教条主义和学究式的态度么？是由于他們不了解我們时代的具体情况么？可能这些都是使中国同志采取这种立場的因素。但是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特点、由于旧的民族矛盾的残余、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当前任务的不同。所有这些都可能促成分歧和論战的加剧。但是即使承认这些都是事实，毫无疑問，不管怎么样，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共同点都大大超过使它們有分歧之点。共同信奉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阶级社会基础和要与之斗争的共同敌人，有要爭取达到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由于这一切，所有各国共产党和所有各国人民不可避免地必須团结起来和进行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現在存在着尖銳的分歧，尽管莫斯科会谈毫无結果，我們應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消除内部分歧、能够恢复并且进一步巩固其团结及各国党之間的合作抱有信心。

我們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革命活动以及它的领导人怀着很大的尊敬并給予很高的评价。我們乐意同他們繼續討論所有引起爭执的問題。当然，我們將从我們认为正确的立場出发，从我們的經驗和我們所制訂的政策出发来进行討論。我們將力求避免爭吵和成見来进行討論，我們將本着力求了解別人并使別人了解我們的态度来进行討論。我們將使全党参加这场辯論，因为我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不仅弄明白和深入理解有关